

落戶金山 報人夢圓 人生一憾 人到晚年 史重于文

穿越 三个世界

星島日報總編輯的沉浮秘辛

風雲突變 命中大坎 史无前例 天地广阔 人生一搏

程懷澄／著

初見世面 書畫朗朗 鬼子來了 南模情結 不堪回首

文匯出版社

穿越三个世界

星岛日报总编辑的沉浮秘辛

程怀澄 / 著

2002年

1991年

1982年

1979年

1957年

1951年

1928年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越三个世界 / 程怀澄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2016. 12

ISBN 978-7-5496-1960-3

I. ①穿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06403 号

· 文汇新观察丛书 ·

穿越三个世界

著 者 / 程怀澄

责任编辑 / 黄 勇

封面装帧 / 张 晋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60 1/16

字 数 / 280 千字

印 张 / 21

ISBN 978-7-5496-1960-3

定 价 / 49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篇 童话世界

- 初见世面 / 3
- 古巷老宅 / 15
- 钱太夫人 / 23
- 书声朗朗 / 33
- 太平盛典 / 53
- 鬼子来了 / 58
- 少年时光 / 68
- 南模情结 / 78
- 不堪回首 / 93

第二篇 东方世界

- 一波三折 / 113
- 男大当婚 / 123
- 风云突变 / 137
- 在劫难逃 / 151
- 命中大坎 / 161
- 史无前例 / 174
- 天地广阔 / 188
- 人生一搏 / 201
- 告别祖国 / 212

第三篇 西方世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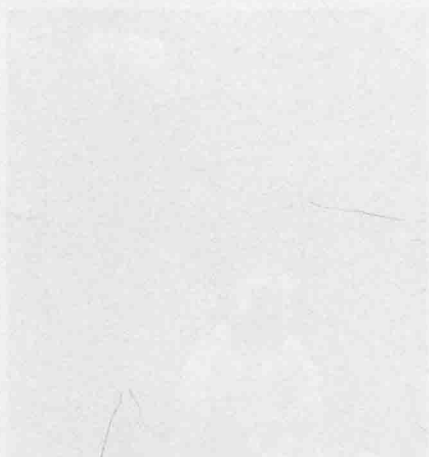
- 落户金山 / 225
报人梦圆 / 235
“程怀澄日” / 246
狡兔三窟 / 258
人生一憾 / 271
三岔路口 / 285
星星点点 / 294
人到晚年 / 303
史重于文 / 320

第一篇 童话世界



我姑且把第一眼看到的世界，称作我的童话世界。

我的童话世界早已消失，只剩下美丽的回忆。



周岁前摄于上海公园，为四叔得意之作，曾在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展出。

初见世面

20 世纪 20 年代的龙年，我出生于上海，我的一生从斯时斯地开始。

睁开眼睛，我最初看到的世界是一间整洁光亮的房间，雪白的墙，紫红的窗，一男一女在忙忙碌碌。他们不时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我很快就熟悉他们，认定他们的角色是男一号和女一号。忙碌中，他们不时地走近我，俯下身来，喃喃地说些亲昵的语言，逗我一笑。

我姑且把第一眼看到的世界，称作我的童话世界。

什么是童话世界？童话世界是美丽的、纯洁的、快乐的、善恶分明的。童话世界是现实中不存在的，我的童话世界早已经消失，童话世界里的人物没有了，童话世界里的场景没有了，只剩下美丽的记忆。

后来我知道童话世界里出现的一男一女是我的生父生母。

男的刚从美国名校深造归来，他是杭州城里程府的二少



我的父亲与我的生母 1928 年春摄于上海，生母已身怀六甲，此为唯一留存

爷，名本臧，字守愚。女的是上海青浦县里沈家的闺女，名玉蓉，在初见世面的我的眼里，他俩郎才女貌，珠联璧合。

我出生的那一年有个闰二月，6月23日立秋，7月23日白露。小时候听大人说：白露身不露，过了白露是不能赤膊的，早晚天气已经凉了。上海的秋老虎很厉害，立秋以后仍有热得难耐的日子，不过只是几天，一阵秋雨，便又凉下来。我出生在立秋与白露之间，气候应该是比较好的，母亲做月子不会因为天气的闷热而增添痛苦吧？



我的生母沈玉蓉。

我出生的地点是上海四川北路的永安里。永安里是上海一处颇有名气的里弄，建于20世纪20年代，是典型的上海独有的石库门式民居建筑。它坐落在四川北路西侧，占了很长的一个路段，它有五条弄堂，每个弄堂口是一座牌坊式的弄堂门。50年代我在上海读书，乘坐叮叮当当响个不停的有轨电车经过四川北路时，我总是留意看永安里，选西侧靠窗的座位坐下。经过永安里时，总会转过身去看一看我出生的地方。灰色的砖，灰色的水泥，灰色的牌坊式弄堂门，整个建筑群是灰色的。从车上看一瞥即逝的弄堂里面也是灰暗的、毫无生气，一派陈旧衰败的景象，经过二十个春秋，我的童话世界蒙上了厚厚的尘灰。我对我的出生之地因此没有好感。我没有在永安里附近的车站下车，走进弄堂去看一看，我不知道第几条弄堂的第几幢房子是父母亲的家，走进弄堂去看什么呢？这也就是我不想走进弄堂去的原因。对于自己生命的开始我知道的很少。当有人可以回答我的问题时，我没有问；等我想知道多一点时，却又无人可问了。

现在开始讲我的故事。我想讲真实的故事，但一开始便有问题。我的故事第一幕的场景并非根据我的记忆，这第一幕发生在我有记忆之前；也非根据其他人的记忆，当时在场的人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，

没有人可以帮助我。我只能说故事第一幕的时间、地点是真实的，故事中出现的男、女主角是真的，细节是推想的，不是真实的。

光阴流逝，坐在叮叮当当响的电车上看永安里成为遥远的回忆，我渴望走进永安里去看一看的心愿日增一日，隔了整整半个世纪，隔了一个太平洋，因为久了，因为远了，特别想，从来没有过的想。

2002年，我退休后首次远行，便决心寻找我曾经拥有过的童话世界的踪影。

岭外音书绝，经冬复立春。
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

当我一步步走近目的地的时候，我的担忧一层层加重，我每跨出一步，担忧又多了一层。唐朝宋之问的诗《渡汉江》道出了我当时的心情。我要找的地方或许早已不存在，出现在我面前的或许是一座熙熙攘攘的商厦，或许是一幢二三十层的大楼。

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，上海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。我出生的那一年，上海跃居为国际第五大都市，排名仅位于纽约、伦敦、柏林和芝加哥之后。

上海是1843年11月17日正式对外开埠的。西方的商人、外交官、传教士和那些在本国不得志而愿出国一搏的冒险家纷纷踏入上海滩。1845年，英国领事和上海道台协议商定，将城外苏州河南岸的黄浦江边划为供外侨居住的英租界。有此先例，法国人和美国人也取得上海道的同意，设立租界，法租界在英租界之南，美租界在苏州河北岸的虹口。1863年，英、美租界合并，称公共租界。我出生之地北四川路永安里便在公共租界内，接近租界的边缘了。

20年代，上海民居盛行石库门弄堂房子，这种中西结合的民居建筑，唯上海独有。早期租界内的民居都是石库门弄堂房子，四川北路整条路是石库门弄堂，由南向北发展。永安里的位置已近北端，是

最后期的石库门建筑。永安里建成迄今有 90 年历史。

这次远道回上海，访永安里列为我的重要行程，可是四川北路还有一个永安里吗？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，当永安里出现在我的面前时，疑虑才最终消失。

服务上海市民近一个世纪的有轨电车早就没有了，四川北路上不再有电车轨道，因而也没有了叮叮当当的声响，代之以机动车辆的轰鸣声和人群的喧哗声。今天四川北路的繁华几乎可与从前的南京路相比，已成为上海北区的商业中心。

见到四川北路如此“闹猛”，我弃车步行。出发之前问过许多人，四川北路还有个永安里吗？没有人给肯定的回答，也没有人给否定的回答。不肯定也不否定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还有一半的希望。当我走在四川北路上，马路两旁高楼林立，豪华阔气的商店鳞次栉比，我感觉到希望愈来愈渺茫了。我停下来，问一位年龄比较大的人，回答说有是有的，你往前走去寻寻看，似乎还有希望。又走了一个街口，我停下来问一位年轻的警察，他说要过横浜桥，看他的表情，一副不肯定的样子。“不敢问来人”正是我当时的心情，我怕被问的人给我一个干脆的否定回答：“永安里，早就拆掉了。”我的愿望不就夭折在半路上了，我还要继续向北走吗？

又走了两个街口，我想到永安里是在四川北路的西侧，我下车后是在东侧向北走的，应该过马路。在上海过马路既要有勇气，又要有耐心。我跟着旁人走到马路中间，又耐心地等远远驶来的由北向南的车辆。这时候我问站在我旁边的一位行人：“先生，你知道永安里吗？”想不到对方伸出手臂一指，我们的正前方便是永安里。四川北路寸土寸金，永安里的四个弄堂门都成了商店，永安里的标志没有了，许多人不知情。

永安里出现在我面前，离我只有数步之遥。我非常兴奋和激动，对方也觉得了，在我们穿越马路时作了简短的交谈，他明白了我的来意。我们一同步入永安里后，他邀请我先到他家中小坐。这位先生姓黄名觉新，是位高级工程师，他在永安里住了几十年，是永安里的老住户。

走进黄先生的家，眼前一亮，永安里的房子很宽敞，保护得非常好，白色的墙，紫红色的门窗，看得出来是不久前重新漆过的。比较传统的家具很配石库门式的老房子，木质的壁炉和窗台厚厚实实的，看得出当年建造永安里时不惜工本。黄先生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画册，是一本介绍上海旧建筑的图集，收入了好几幅永安里的照片，可见在上海石库门建筑中，永安里占有一定的地位。

我出生在永安里的时候，房子是新的，居住环境应该很不错。但是父亲的这段生活并没有维持长久，母亲早逝，父亲离沪，永安里成了痛苦的回忆。以后的几十年中，没有听父亲提起过，可见他是多么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。

我坐在黄先生的房间里，我想我最初见到的世面应该和这一样的，或许是隔壁那一间，或许是对面那一间，或许就是这一间。得到黄先生的允许，我在离开前拍了几张室内的照片。

我的父亲不从政，也不从文艺，他是工程技术人员，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取得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后，在美国工作两年，于1926年回国。回国之初，在上海美商南洋烟草公司任工程师。不久他认识了母亲。

母亲与父亲邂逅时年方十六，中国小说里用“二八年华”形容少女的青春美貌，英文用“甜蜜的十六岁”。他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是谁介绍的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第一次约会？他们什么时候擦出了火花？他们的恋情有过曲折吗？这一连串的问题没有人回答，永远都是谜。我的童年少年时远离父亲，后来有短时间随父亲生活，父子之间极少交流，父亲严肃，我亦拘谨，关于生我的母亲，我一句话也没有提起过。对我的生母我知道得太少了。生母地下有知，该责怪我不孝。

80年代初，三叔的第三个女儿怀诗来西安我家小住，她滔滔不绝地讲她知道的故事。她说：当年父亲在上海，一天祖父从杭州来，在父亲住处门外叫“老二，老二”。父亲一听是祖父的声音，慌张之中把沈姑娘塞进衣橱。这个故事一定是三叔告诉女儿们的，三叔一定是从父亲那儿得到的第一手讯息，经过半个世纪传到我的耳朵里。

这个短小的故事并不动人，也不美好，听这样一则父亲和母亲的故事，不如完全空白，一点一滴的故事都没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更好。因为被塞进衣橱的沈姑娘便是我的娘娘，我不能不动情。

娘娘是杭州人对母亲的称呼，杭州人说文绉绉的杭州官话，有一丝丝近北方话，北方人叫“娘”，杭州人叫“娘娘”。我叫给我生命的母亲娘娘，也只是现在写娘娘故事的时候，以前没有叫过。娘娘抱着我、偎着我、亲着我的时候，没有听到过我说话，没有听到过她的孩子叫她娘娘，她没有等到那一天。她离开人间的刹那间，是不是想过：“我的孩子怎么不叫我一声娘娘，该不会是哑巴吧？”

和我的娘娘生于同一时代、死于同一疾病的林徽因叫她的儿子“人间四月天”，我的娘娘一定也用她自己创意的独特的名字叫过我，或许没有那么文雅，但同样甜蜜；或许没有那么动听，但同样温馨。可惜我不知道。我的娘娘不是诗人，没有留下任何文字，她用过的独特的名字，或者说我的独特的代号，她带走了，没有留给我。

怀诗讲的故事发生在结婚之前，地点应该便是永安里。为什么父亲把沈姑娘塞进衣柜？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，没有过门的未来媳妇不能见公公吗？不知道公公有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。如果他发现衣柜里有人，他是知趣地说几句话，稍坐一坐就离开呢，还是故意多坐一会，探个虚实？如果他采取后一种态度，可真害苦了闷在衣柜里可怜的沈姑娘了。可惜我知道这个故事太迟了，如果早知道许多年，祖父还健在，我要问问他老人家，是否真的有过这么一回事？我还要问问祖父，他当时是怎么揣测的，是乐还是恼呢？

永安里石库门后面的家是爸爸和娘娘的小家，他们结婚后在此度过蜜月，娘娘在此怀孕，在此分娩，这个小巢应该是温馨的、温暖的。父亲上班去了，娘娘倚门等他回来，每天都一样。快乐的日子过得很快，肚子一天比一天隆得高了，孩子开始在母亲肚子里乱踢，做母亲的都有过这样的喜悦，计算着还有多少日子孩子要出世了。孩子出生后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家里多了婴儿的哭闹声，地上多了许多婴儿的用品，留声机或许在放一张催眠曲唱片，帮助婴儿入睡。

你的爹地很富，
你的妈咪很美，
我的宝贝，
你不要哭啊。

这首《夏日》的名歌曲，正在那个年代流行，乐曲抑扬顿挫，荡气回肠。我幻想着睡在摇篮里的我是在这首乐曲中入眠的，幻想着摇篮旁站立着注视着我入睡的娘娘。我止不住流泪了。

永安里的小家没有维持很久，我在永安里居住仅一年，温馨、温煦、温暖的小巢很快消失，一切都因娘娘的健康恶化而改变了。

娘娘或许不应该结婚，更不应该怀孕生育，她患着肺结核病，肺病在当年是不治之症，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二十年后才问世，娘娘的病是怎么也等不及的。但是如果她不结婚，不生孩子，有一个好的环境养病，或许可以多活十年。生育使她元气大伤，病情迅速恶化。可以想象一个肺病患者的窘态，气喘吁吁，不断咳嗽，后期还不断地咯血，人一天比一天消瘦，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，每照一下镜子都会大吃一惊。

我常常想，娘娘不应该有我，我剥夺了她十年的生命。娘娘当时是不是这样想呢，或许她有另外一种想法，情愿把生命缩短十年，也要留一个后代。

肺结核不会遗传，却很容易传染。在洋人还把中国人称为东亚病



我坐在一辆古老的儿童车里，摄于上海永安里。

夫的年代，中国人不讲究卫生，不懂得预防，肺结核传染得很广。娘娘生下我来，我健康正常，生下来以后可是要防传染了。感谢全家把我保护照顾得很好，我没有感染疾病。如今，我已达米寿之年，健康状况很好，更说明他们为我的健康尽了最大的责任。

情况终于愈来愈不好，悲剧将要发生。娘娘的病重了，我必须离开她，不能再留在她的身边了。祖母带人到上海，把我接回杭州，交给曾祖母。把我从娘娘怀抱里夺下是痛苦的事情，甚至是残忍的事情，除了我以外，参与这件事的每一个人都痛苦，但别无选择，感情只好服从理智。我从娘娘的手转到祖母的手，再转到曾祖母的手，从此我生活在曾祖母的身边，曾祖母九十一岁高龄去世时，我已经十八岁。这个世界上，被曾祖母一手看管长大成人的不多吧，我很幸运有一位深深爱我的、健康长寿的曾祖母。

从我来到人间到娘娘离开人间，究竟间隔了多少时间？换句话说，我和娘娘在这个世上相聚多久，我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，只能依靠仅有的几张因岁月消逝而发了

黄的照片来判断推测。中国的30年代，拍照并不像现在这么容易、普遍，幸运的是我的四叔是喜欢玩相机和摄影的，我家的古老照片大都出自四叔之手。当时可能拍了不少照片，可是保存下来的并不多，珍藏的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经抄家一劫，留下的更少了。老照片是无价之宝，我保存的唯一一张娘娘抱着我的照片，看上去我六七个月大，这张照片摄于上海永安里，照片里的娘娘还不是十分消瘦，但与一年前的照片比，已憔悴了许多。



此为唯一留存的生母抱着我的照片，
1929年春摄于永安里。

早一年的一张照片，是我保存的唯一一张娘娘和爸爸的合影。爸爸穿着 20 年代流行的三件式西装，戴着一副黑框圆眼镜，就是在电视里经常看到 20 年代知识分子戴的那一种，好像那个年代，眼镜只有那么一种式样。娘娘穿着花格子的旗袍，是当年最流行的，一双平底的鞋子显得简朴。看得出娘娘身怀六甲，有四五个月的身孕了。这张照片应摄于 1928 年的春天。

另一张我呆呆地坐在婴儿车里的照片，背面注明“怀澄一周岁摄于四川路狄思威路永安里”，这张照片大约是离开永安里前不久拍的。我坐在草地上的照片是四叔的得意之作，曾在当年杭州西湖博览会上展出过。当时一定印了许多，所以同一张照片我现在大大小小拥有三张，两张背后注明“八个月时摄影”，是四叔的笔迹，可惜没有注明摄影日期。

小时候听大人说，我八个月的时候，娘娘就不在了，从照片分析，似乎不对。我六七个月的时候，娘娘抱着我拍照，她看上去还可以。我一岁的时候，在上海永安里拍照，永安里的家在，娘娘就在。这样推测，娘娘是在我一周岁前后病情迅速恶化的。我刚满周岁，祖母接我回杭州，病情严重的娘娘也回到杭州婆家，在杭州的时日不多，她丢下我走了。无可奈何花落去，花谢了，人凋落了，多么残酷无情。恋爱、结婚、怀孕、生育、病老、辞世，一般人几十年的历程，娘娘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匆匆走完全程。

小时候看到曾祖母一年两次在祖宗堂里为在另一个世界的娘娘焚



失去了生母，我穿着白鞋呆呆地站在杭州老宅花厅的一角。

香烧纸，祈祷她早日脱离苦海，每次都要我跪拜磕头。这一年两次，一次是娘娘的生日，一次是娘娘的歿日，一次在春天，一次在秋天，我记不得是何月何日，也记不清何时为生日，何时为歿日。当时年幼无知，没有把应该记住的事情牢牢记住。后来离开杭州，移居上海，没有了祖宗堂，祭祀活动就不再有。从我记忆库里翻出来的零碎资料推断，娘娘是在初秋去世的，我才满周岁，我和娘娘在这个世上相聚的时间仅约一年。

我还保存着两张看了伤心的照片，同一时间摄于杭州老家的花厅。我穿着白鞋，一张我靠着椅子站着，木木地对着镜头看，好像想哭，照片背面注明“此日其子摄于母丧”，看不出是谁的笔迹。另一张是三叔抱着我，我偎在三叔怀里，好像知道娘娘没有了。曾祖母曾对我说过，娘娘去世时才20岁。从前惯用的是虚岁，娘娘去世时的真实年龄在18和19岁之间。我穿白鞋的照片，年龄约一岁，一岁披麻戴孝，很可怜，人人可怜我，我什么也不懂。七年以后，我再次披麻戴孝，三婶在虚龄三十时病逝，她丧子在先，没有孝子，由我顶替。七七四十九天，我一日三次跪在灵前，逢七就整天不能离开灵堂，棺材发出的油漆气味非常强烈，使我闻得直想呕吐。无论我站在什么位置，灵堂上照片里的三婶仿佛总是盯着我看。想到永远再见不到睡在棺木里的三婶，感到非常惶恐，配上和尚念经的声调，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，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感到生离死别的痛苦，也第一次明白娘娘也是这样离开人间的。

除了娘娘的三张照片，娘娘的遗物现在一件也没有。曾祖母曾经交给我一枚戒指，她说是娘娘的结婚戒指，要好好珍藏。那是一枚没有加任何花纹的金戒指，戒指的内壁刻着父亲的名字。我一直仔细地保藏着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，金饰成了“四旧”，我把几个小金币和金戒指塞在墙缝里，用灰泥填补好。“文革”结束，藏金洞再也找不到了，我便失去了娘娘的唯一遗物。

娘娘最后的一段时日是非常痛苦的，人生之最痛她经受了。健康严重恶化，活得辛苦。精神上的痛苦更远远超过身体上的痛苦。最后